

行走在文学的朝圣路上

□文 妍

捡拾“文学落叶”

小时候，奶奶把一本缺了封面的小人书塞在我手里：“娃，看书吧！”那是一本关于猴子摘桃的故事书。我被彩色的画页吸引，认真翻看着。奶奶在一旁不停地唠叨：“看看，小猴子没有耐心是吃不到桃子的，我娃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息。”小小的我不明白什么是“出息”，但懵懂中却记住一件事：要读好书。

上了中学，父亲递给我一套数理化辅导书。他没多说话，可那书里藏着那个年代的共同期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但我却更喜欢文史类书籍，父亲读的“三言二拍”，以及《儒林外史》《水浒传》，这些所谓的“闲书”，对我更具有吸引力。一次考试前夕，父亲见我还在津津有味地读借来的《红楼梦》，一怒之下抓起书扔出门外。我急忙跑出去捡回来，抹着泪还给了同学。那之后，我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读“闲书”，却总背着父亲，在深夜钻进被窝打着手电筒读，读得越发如饥似渴。

翻看那时的笔记，里面整整齐齐摘抄着唐诗宋词，记录着《红楼梦》中的《葬花吟》和大观园诗社的经典诗句，还有《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安娜肖像的三段精彩文字，也有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橡树》等现代诗，厚厚的一大本，满足少年的心思。青年时期的我，偏爱三毛、席慕容、亦舒的作品，也喜欢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比起男性作家的书，女性文学更能引发我的共鸣，那些书启迪我要做一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女人。

如今的我已鬓角染霜，重新拿起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竟然体悟到不同的人生况味。突然间就明白了，正是这些“闲书”几十年的熏陶，使我懂得：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只要保持希望并耐心等待，就有可能迎接光明的到来。

我每天会在家庭生活的琐碎中，捡拾碎片化的阅读时间，精选一些被岁月打磨过的、未读过或者未曾读完的经典作品，我称之为：捡拾“文学落叶”。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或者读一读国学经典，特别是《古文观止》中的某一篇，不求甚解，天长日久深意自明。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尽可能地阅读这些能带给人积极影响的好作品。在日积月累的阅读中，一片片“落叶”不知不觉已植根于心，内化化为我的精神养分和气质品位，当我遇到人生困境时，便有了从容面对的底气和毅力。

勤耕“文学土壤”

文学对我而言犹如圣洁的神



殿，我不只想远远仰望，还想砥砺前行攀缘，离它再近一点！

2023年，我走进老年大学“阅读与写作”班学习，授课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阳泉市德艺双馨的学者郭祯田老师。记得第一堂课讲的是《阅读的魅力》，郭老师精心准备了PPT，扉页上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读书是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温暖的生命体验。”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标吗？课上，老师教我们如何高效阅读一本书，帮助不同需求层次的人快速获取书籍精华，提升阅读能力。直到现在，这节课对我的阅读习惯仍有深远的影响。

两年来，我们系统学习了《成为作家》《虚构文学创作》《非虚构文学创作》《小说写作》等课程。如果说《成为作家》这本书赋予了我提笔写作的勇气，那么《虚构文学创作》则像一本“写作指南”，从开篇动笔、叙述视角，到人物塑造、对话设计、情节和节奏、背景和描述等八个方面，教我们一步步入门。郭老师每堂课围绕一个主题，带着我们练笔写故事。我先后写了《一张老照片》《我的宠物》《梦里依稀回故园》，还参照书上的经典对话，虚构了小说《学院路上的爱情故事》。学“视角”那一章时，按照课堂要求，我以第一人称写了小说《寒衣节访“仙”记》，又回忆一起工作过的姐妹，写了《金花妹子》。后来，我的多篇散文、随笔发表在《阳泉日报·晚报版》上。在学习《小说写作》时，我写的两个短篇小说《焦虑》和《芦花飘飞》，也陆续刊登在《娘子关》杂志上。每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文字一起出现在报刊上，心里满是激动与欢喜。

夏末秋初，正当我盼着开学回课堂时，母亲意外摔伤的消息打乱了所有计划。我不得不回归家庭，陪伤病中的母亲做检查、做手术、做康复锻炼。照顾她成了生活的重心，写作反倒成了奢侈的事情：一个精妙的构思，也许随时要被一件件琐事打乱；打开电脑，却又到了做饭的时间。

这时，我想起郭老师说过的话：“准备个记事本，有创作灵感了就随时记录，随时修改。”我还想起了《我本芬芳》的作者杨本芬，她60岁时，在厨房里边做饭边写自传体小说，比起她的艰难，我的这点抱怨显得多么可笑。既然心中早给读书和文学创作留了位置，那不如把碎片化的时间捡起来，坚持动笔——这大概是把“写作”这件事坚持下去的唯一办法。未来的日子，我只想一步一步走，慢慢摸索，不问结果。

编织“文学梦想”

家乡的紫薇花怒放时，我有幸参加了“夏庄文学”社团的年度文学

颁奖盛典。在这次颁奖会上，我荣获“三康杯·小城故事”散文大赛二等奖和年度优秀作品奖。惊喜之余，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与“夏庄文学”社团共同走过700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2023年文学社团刚成立时，我写下一首藏头诗祝贺：“夏雨初霁惠风来，庄园芙蓉次第开。文章锦绣咸汇集，学友文朋共登台。创新独有辟蹊径，刊旨高雅皆情怀。大路坦途遂人意，吉歌一阙贺挂牌。”那天，所有文友都难掩欢喜，庆贺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作园地。文学社团汇编的第一本作品集里，开篇就是我的散文《2023，我轻抚手中的每一天》。那篇文章里，有我对自已走上写作之路的回顾，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现在再读，仍令我激动不已。

其实，“成为作家”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从第一篇小作文在课堂上得到老师的表扬，到如今能在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我一步步靠近文学，也慢慢走进了文学。行走在这条通往文学的朝圣路上，读书就像一匹载着我的骏马，带着我跨过千山万水，走向心中的圣殿。

回想那些与书相伴的日子，仿佛在与作家对话、与文坛巨擘聚首，聆听他们的心灵抚慰。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的思想是照亮我人生每一段历程的一束束光，老舍的《四世同堂》、宗璞的《野葫芦引》是全民抗战的一曲曲战歌，读来使我振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俄罗斯历史变革中民族命运的悲歌，读来令我唏嘘不已；而汪曾祺的作品集永远是我的心头爱。这些大师的文字，就像一根根锦绣丝线，在我不断阅读的日子里，悄悄编织出了我的文学梦想。

新的时代，写作不再是作家们的专属，涌现出许多新的写作群体，其中“素人写作”异军突起——卖菜大妈、快递小哥、建筑工人、家庭主妇……他们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还有对未来的向往，这些文字满是烟火气，最能引发大众的共鸣。我特别喜欢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正能量总能打动我。受这些作品启发，我也把身边看到的人和事写进小说，《焦虑》和《芦花飘飞》两个短篇，就试着从一个侧面，写下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未来的日子里，我知道，只有永葆一颗“文学”之心，坚持广泛阅读、不辍笔耕，才能积蓄足够的力量。我只愿在这条文学朝圣的道路上，能走得稳一点，走得远一些。

秋日私语

□任锁生

当秋风浸透枫林
凉意便悄然沁入心底
火红的叶片旋舞飘零
仿佛离人的泪滴
在记忆深处泛起初见的涟漪

那枚最红的枫叶
被安放于信笺褶皱里
在泛黄的纸页间
流淌着温柔
思绪如羽，轻轻托起
渐行渐远的轮廓

在秋雨迷蒙的夜晚

撑着油纸伞走过长街
月光隐没了踪迹
伤感的背影在街巷氤氲
唯有伞沿垂落的雨珠
如珍珠缀满夜幕
却亮不过
你眸中的温柔

轻语一声珍重
把重逢藏于冬日的静谧
待皑皑白雪覆满来路
思念化羽
去寻你
在长夜尽头

深秋的歌

(组诗)

□张爱琴

秋思

秋是一场遐思
饱蘸浓墨书写缠绵
咀嚼缱绻文字
漫溢扑鼻馨香

秋是一抹霞光
纤指织就锦缎
触摸温柔梦幻
荡起笛音悠扬

秋是画家偏爱的笔
描画大好河山
沃野流光溢彩
绽放豪迈荣光

秋是乐师手中的琴
奏响天籁之曲
唤醒孤独的耳朵
激荡火热波浪

秋是一轮皎月
漾着温润笑容
让嫦娥玉兔的舞台
满是稻谷的甜香

秋是一桌团圆
盛满乡愁美酒
在金盏碰撞的星夜
倾诉久远的衷肠

秋意

一夜秋风吹
卷起千丝惆怅
风的故事里
虫儿浅唱
勾出朵朵忧伤
在暮色中回荡

群山悄然失色
谢了林花
凋了碧草

疲累的大树
在秋风里肃立
不时跌落
一地心碎与寒意

翻开秋的书页
小心安放
繁花落红的香
收藏起
蝉鸣鸟语的诗
静静等待
下一场秋的歌唱

秋绪

如果这世间
能遇到一个懂我的人
胸膛那颗滚烫的心
便不会熄灭

如果这上天
能赐我一支神笔
涌动在心头真挚的情
将一泻千里

如果我的文字里
住着一位慈爱的老人
我必视若珍宝
搀扶到时光尽头

如果我的书桌里
长出一把剪刀
我将用它剪断俗世纷扰
把走失的安宁归还

如果我的双脚下
涌出野蛮的杂草荆棘
我必挥起心剑
找回盛开的花朵

如果我手里的灯
渐渐失去光明
我将追随那孤舟
在岁月深处安睡

